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六、劍光搖冷燄 夜雨遁孤兒

旺子早就認出那兩隻山雞正是被擒遺失林內，後在山口看見瘦子提在手上之物，先頗驚奇，當此性命關頭，饑渴交加之際，也就不去管它，隨口應答了幾句，便說：「自己只要一隻，加上蒸饅麥餅足夠一飽，下餘請眾分吃。」一面暗中留神，見拿雞的二童雖和眾人一樣，赤著雙腳，穿著一身補了巴的舊衣，看去頗靈巧。眾人只兩個年長的稍微乾淨，也是大人舊衣改制，比外面那些窮苦村童好不多少，方覺惡人家裡的奴才高低也大不同，怪不得他們心好，原來和我們一樣，也是終年做著牛馬，乾看別人享福的人，比起日裡那些驢日的惡奴，一個個如狼似虎，真個相差天地。

忽然瞥見內一幼童竟使眼色，想起送雞的人，心中一動，正想探詢，另一幼童忽說：「那人說，今夜大概不會過堂，也許少時還有人來，我們最好走開，把他給的錢各人分上一二百，再把這只雞吃掉，免得被人看破。」

眾幼童的父兄雖在園中做事，都是當地土人，終年勞苦，勉強度日，這些幼童第一次得到許多錢，全都喜出望外。年幼無知，只管圍在門外亂吵，一經提醒全都害怕，連那喂雞與旺子吃的一個也忙著想走。

二幼童乘機接過，笑說：「我弟兄年紀小，我嬸子年輕，又是老太太身邊的人，有點情面，不會亂打。錢你們分，只裝不知，闖出禍來，由我二人拼著挨打擋這一陣，由我來喂他吃好了。」

眾幼童已不得有人承當，又急於分錢吃雞，一聲招呼便紛紛散去。

旺子也吃了大半飽，因恐人來，邊問邊吃。

二童便說，「那位老大伯說，你今夜非被打死不可，全仗他出力解救才得無事。他要救你出去，張家再加十倍的人也攔他不住，隨時均可下手。因我不信，他還做給我看，巴門大一塊山石，被他一拍便成粉碎。後角門外大樹，被他指頭一觸，就是三個兩寸來深的洞眼。」

「本來這時就可救你出去，只為你日裡有眼無珠，心眼太死，救你不救還不一定，要看心意如何，叫我轉問一聲。如肯拜他為師，今夜必可將你救走，做了他的徒弟，從此不受人欺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錢隨使用，永無用完之時。如其不願，守定你那叫花師父，也不勉強，但他只請你吃這兩隻雞，底下他只顧自己的事，任憑惡人打死便不管了。」

說時旺子業已吃完，見二幼童一個忙著說話，一個便去台下望風，神色甚是張皇。一問那人形貌，正是叫老五的瘦長子。

料這兩人必是王老漢所說飛賊大盜一流，並還是師父的死對頭，不禁氣道：「你對他說，我旺子情願被人打死，也決不拜他這樣人為師。本來這兩隻雞我不應該吃人家的，一則此雞乃我途中所失，被他拾去，只算物歸原主，並且我還請他們吃過兩隻，他為我跑這一趟只當還情，也不冤枉。」

「從此雙方抵消，誰也不該誰。休說我旺子有師父，決不做他徒弟，便是以後他有什好意，我也不會再領。他二人如是英雄好漢，決不以大欺小，誰此害人。我一個沒有本領的貧苦孤兒，因我不肯聽他的話，不再管我閒事，我決不恨，只請他不要在我危急之時暗算作梗就是好漢了。」

「我有本領自會想法逃出，如果該遭毒手，被小狗打死，師父一來自會代我報仇。他和惡人作對是他的事，不與我相干，請他不要管我的事。你兩個弟娃真好，叫什麼名字，肯對我說麼？」

二幼童大的一個年已十齡，看去甚是機警，邊聽邊收拾雞骨和地上的餅屑，原受指教而來，本意旺子聞言定必驚喜，一聽這等說法不由氣往上撞，還未聽完，剛把小眼一瞪，說：「旺子你怎不知好歹，這位老人家我想拜師還不知答應不呢。想收你做徒弟，你倒不要。我叫鍾大娃，那是我兄弟二娃，好心好意送你吃的，說話這等氣人。這高本領的師父你不要，卻想做小叫花子！」

旺子暗忖，瘦長子雖非好人，這幾個小娃都還不差，何苦叫他生氣，剛笑說：「弟娃不必生氣，我已有了師父，人又極好，你將來一見自會知道。」

忽聽頭上有人接口道：「這娃雖是死心眼，頗有骨頭，大娃二娃快回屋去，一會便有人來給他苦吃。他不知好歹，由他去吧。」

二幼童聞聲往上一看，天空陰雲業已佈滿，星月無光，洞口昏燈搖曳中，離地數丈高的削壁上面大壁虎也似隱綽綽爬著一條人影，聽出口音正是方才在角門外送雞的瘦長老人。

鍾大娃兄弟在那伙幼童中年紀最輕，也最聰明，早為瘦長子所動，立意想要拜師，聞聲驚喜，連忙應諾。先朝台下一看，方才七八個男女幼童業已拿了錢趕往果林深處，暗中平分，無一在旁。乃弟二娃正由下面跑上，連打手勢，口中呼哨，以作警告，料知園中有人要來，忙即仰頭低聲說道：「老師父快走，他們來了。旺子不知好歹，吃了苦自會知道。」

隨將外層木門關上，跟著二娃往下逃走。旺子在裡面，耳聽二童行時又朝上低問：「何處相見？」

瘦長子答以「明日夜晚可到園外山崖之後竹林中相待，到時還有話說。」跟著一陣腳步之聲順梯而下，便沒了聲息。

木門關後石牢越發黑暗，等了一陣不見人來。正想試探著由後面彎手將腰間尖刀拔出，設法割斷綁索再想主意，忽聽說笑之聲，忙裝老實，坐在牆跟底下。

正在呻吟，來人業已走上，共只兩人，為首一個惡奴惡狠狠將門打開，先隔著鐵柵怒罵：「狗娃，今日運氣，你不該粗心大膽將我家相公撞傷，如今當你刺客，本定今日夜裡要你狗命，總算你狗娃運氣，莊中出了一點小事，現奉相公之命來些查看，並給你吃點食物，免得明日有氣無力，不好挨打。」

旺子心中恨毒，本想罵他幾句，後由昏燈中認出來人中有一個年老的以前相識，人也稍微和善，立在一旁並未開口，忽然動念，求告道：「大叔，此事不能怪我，你們也都看見，我幾時是在行刺，他從後面跑來撞在我的身上，自家沒有氣力，我又驚慌太甚，這才無意之中將他碰倒。這點小事如何便要我的性命？」

先發話的一個正要開口喝罵，被那年老的勸住，笑說：「他一個無知的放羊娃，孤苦伶仃，連個親人都沒有，何苦與他一般見識。」

先發話的忽然驚道：「天快下雨，這裡離前面還有好些路。相公今日連吃大虧，怒火頭上，我還有事，有勞老大哥，我要先走了。」說罷轉身匆匆往下走去。

年老的見同伴一走，悄悄說道：「旺子，方才前莊那些土人見你可憐，均來托我求情。無奈事情太大，這位小爺已恨你入骨，本是凶多吉少，總算運氣，方才他由裡面走出，正要過堂，不知怎的會跌了一跤，和日裡一樣，不怪自己疏忽，卻說都是你這野種害的。」

「聽楊教師說，他受傷甚重，休說坐堂，弄得不好還要殘廢。也不知怎的，走得好好，無故會跌這一跌，幾乎痛暈過去。本來已顧不得打你，方才忽然傳話，說你罪魁禍首，萬不能容，因我隨他多年，將我喊去，命先毒打一陣，又要將你餓個半死，等他好了再打。」

「我深知這位小爺脾氣，勸說無用，故意用巧話說了幾句，表面勸他自己報仇，實則想你多活兩天，免得當時送命。萬一五行有救，他這人喜怒無常，過上幾天我再暗托那兩位教師想好說詞，也許能有挽回，想法子恭維他一陣，一下不挨就此放掉都在意中，省得小小年紀冤枉把命送掉，因此趕來送一封信。」

「你千萬不要心厭胡打主意。你要記好，一個人只最後一口氣未斷，便有生機。他們說你性子太烈，千萬輕生不得。」

「我跟大老爺雖然最早，連大相公也都說我真實可靠，只是我是山東人，不會巴結，出力看攤子事情向例由我去做，要代人求情說好話多半說不進去。總算一班同事知我是老人，好些有關係的事都由我管。大相公雖不喜歡，卻相信我，因此還不十分排擠。

「這幾日內我必為你盡心。本來叫把喂狗吃的東西與你拿來，叫你做狗，爬在地上咬吃，我把同伴說了幾句，拿了一點剩菜蒸饅，你手綁上也不好吃，天又快落雨，不及等候，等我把你綁繩解開，先舒散一夜，稍微養神，我再托看園的老鍾隨時留意。如其相公傳命帶人，再把你綁上。此是私情，你卻不可對人說起。」

旺子知道對方較忠厚，以前那幾家農人敢喊自己回來做事，托的便是他，由不得心生感激，連聲稱謝。

那人乃張家老僕張升，已將鐵柵開放，親自把食物送進，代將背後綁繩去掉。後見外面飛沙走石，狂風大作，恐有暴雨，笑說：「你不要害怕傷心，放寬一點，遲早有救，我先去了。」

說罷從容走出，將鐵鎖上好，關門自去。旺子體力健強，又學過武功，先聽眾幼童說，知道這時下面住家的那些園丁均在園中有事，除照看花木而外還要隨時打掃落葉灰塵，掌管各處燈燭，有的還要輪流打更，回來極晚。

園門一關，剩下都是婦孺，男的做園丁，沒有工錢，全仗婦女幫著種點糧食，照看果樹，忙了一天老早都睡。對方一個老年人，同伴惡奴已走，一拳打倒便可由下面角門逃將出去，鬆綁時節心方一動，抬頭望見對方一雙老眼望著自己，慇懃勸慰，辭色誠懇，沒有一點戒心。

暗忖：人家好意，不應恩將仇報，譬如和惡奴一樣，罵完一走，綁都不解，又當如何？立將前念停止，決計憑著自己力量設法脫身。心方尋思，張升落鎖關門而去，走到梯子上面還在自言自語歎氣，意似他也貧苦出身，受過許多不平之氣，像今天的事怎樣能怪人家，就是誤傷，也不應要人性命。未兩句相隔已遠，聽不真切。

風忽然轉小，跟著便有雨點打下，晃眼之間越下越大。由門縫外望，雨勢甚急，昏燈影裡滿台皆是雨水，朝下流去。正看之間，忽然一陣風過，暴雨隨著狂風由門縫中朝裡打進，打了一個寒戰，猛然警覺，暗忖：這樣狂風大雨正是逃走機會，怎還不打主意？

念頭一轉，因已吃飽，又不願吃那殘食，便不去看那食物，忙將尖刀拔出，朝外一試，外層木門竟未上門，一推便開，借著外面那盞氣死風燈的餘光仔細一看，鐵柵建得十分牢固，鐵環均釘在外面，另外還有幾層鐵條，小刀決弄它不動，四面試探毫無辦法。

估計天已夜深，幸而雨勢甚大，所有園丁均被隔斷園中，無人往來。忙了一陣，打不起主意，正在為難，忽然一聲迅雷，電光照處，發現牢頂有一漏光之處，因其離地太高，看不真切，看過便罷。後聽雷鳴電閃之聲漸密，知雨快住，天已深夜，再不想法逃走，天明之後事更艱難。

正在暗中摸索，用刀去掘鐵門外面釘環，一不留神，用力稍猛，竟將刀尖掘斷寸許。手中只此一點脫身之具，再如毀壞，只有等死。同時又探出外面鐵環甚多，就能掘掉一兩個並無用處。那鎖更是重大，休想傷它分毫。

旺子正在情急無計，無意之中摸到腹間暗藏的寬皮帶，猛觸靈機，想起洞頂一角既漏天光，必可爬出。身邊還有七枝鋼鏢，只要能通外面便有法想。隨聽園門開響，有人說笑和關園門之聲，料是園丁回轉，天時少說也在三更左右，再不逃走更無機會，便將腰間皮帶中所藏鋼鏢取出幾枝，走往洞角。

剛一抬頭，便有兩個電閃接連打過，這才看出離地兩丈左右洞壁靠外一面有一條兩尺來長的石縫，電光照處估計不會太窄，側耳靜聽，下面的人業已踏水回去，風狂雨大，誰也不曾留意上面。恐人看破，先伸手出去將外層木門輕輕關好，內裡越發黑暗，伸手不辨五指，急於脫身，只得暗中亂摸。

當地原是一座石洞，改成囚牢，四面石壁多不平整，還有好些石包石角凸出，可以攀附。靠外一面有的地方並有大小裂縫，如換旁人自然無法上去，旺子力大身輕，人更強毅，不畏艱難，先用手把下半石壁形勢摸過，想好主意，再將鋼鏢用力插向石縫之中，拿鋼鏢當梯子，手腳並用，一面攀著石角踏將上去，上下倒換，居然上了一半。

後來試出那鏢純鋼打就，便是無縫之處也可用刀柄打穿插將進去，主意想得又巧，上來便作之字形上援，中間還遇到兩處石角，約有一二尺大小，盡可落腳，越往後越容易。不消片刻手便搭到石縫出口。一試寬窄，最寬之處竟有七八寸，深約三四尺，中間上下均有銳角，幸而身子瘦小，足可蛇行而出，心中狂喜。

外面那盞昏燈還未熄滅，由暗入明自更容易，便把鋼鏢收起，由石縫中連擠帶鑽鑽了出去。外面便是木台，離地雖有兩丈多高，估計還不艱難，仔細想好形勢，正要下去，剛把身子調轉，好容易把兩隻腳順向外面，腿骨在石齒上擦得生疼，褲子也撕裂了一口。

腳正懸下，忽見白光一閃，電閃也似，耳聽滄的一聲，好似有人在鐵鎖上用鐵器打了一下，心中一驚，知道縮退回去被敵人知道只更吃苦，事已至此，不如硬著頭皮溜將下去，和他一拼死活，來人不多仍可逃走。

心中尋思，終恐敵人看破，人由上面逃出，頭在裡面還未鑽出，被他猛下毒手，連躲避都辦不到，忙把手腳放輕，悄悄乘勢把全身掛了下去，雙手攀著上面崖石，頭剛退出，一面把手緩緩放落，一面用腳試探壁上有無墊腳之處，忽想起鐵柵在內木門已關，有人開鎖，木門必已開放，正好就勢墊腳，只是踏空不得。

又想，這大風雨，來人手中應有燈火，如何未見，也無別的聲息？偏頭一看，昏燈殘燄明滅之下，門果往外開了半扇，只不見人，覺著方才鎖響之聲甚重，怎只響了一下便罷？心中奇怪，猛覺腳底好似有一突出的石塊，有了落腳之處，稍微一墊便可踏到門上，輕輕跳落。

忙把雙手一鬆，身子往下一沉，因那木門無故自開，鐵鎖又響，心疑人已入內，只管搶先逃走，全神貫注門縫以內，別的均未留意。驚慌忙亂中似覺腳踏之處比預計低得多，並似往下沉了一沉，目光到處，再隔兩三尺便是木門的上面，照此形勢無須再借木門勢腳便可縱落。

人本機警，一見離地不高，立時變計，身子往側一偏，便即縱落台上。覺著風雨甚大，殘燄閃閃，洞口那盞昏燈已快熄滅，木門以內靜悄悄的，鐵柵始終未聽開動。忍不住探頭往裡一看，鐵柵上那麼重大的鐵鎖連那寸許粗的鐵環竟被人斬斷，但未打開，斷鎖尚掛上面，人卻不見。

先疑王老漢來此解救，但又不應不和自己見面。忙往四外一看，到處黑沉沉的，果林和角門旁邊所住人家早已入睡，不見一絲燈光，木台上面也是空無一人。

忽想起方才由上縱落，中間接腳的崖石好似隨同下沉，不像石頭。借著殘燈餘光一照，剛看出那片石壁上下如削，並朝裡縮，崖頂上面的雨水正和瀑布長繩一般大大小小朝下飛墜，因那崖頂越往上越朝前突，大量積流多未落向台上，就有幾根也在離身三丈以外，打得台板發發亂響，時斷時續。

狂風過處，電閃明滅之中，宛如一列大小銀蛇凌空飛舞，蜿蜒而下。台下積水甚深，壁上又光又滑，從出口到底哪有絲毫落腳之處！

正在驚奇，疑有神助，忽又想起那瘦長子曾有答應拜師便救他出去之言，想起前事和這兩人的奸狡神情，忍不住自言自語道：「這是我自家逃出，你雖將鎖斬斷，與我無干，說什麼也不能拜你這樣惡人為師！」

話剛出口，隱聞黑暗中有人接口，笑說了一個「對」字，聽去不像日間所遇兩人口音，忙即循聲注視，昏燈已滅，天更黑暗，低呼了兩聲：「你是哪個？」

未聽回音，知其有心相避。暗忖：天已不早，趕緊逃走還來得及，尋到王老漢求教，必能問出來歷。

旺子念頭一轉，剛由黑暗中順梯而下，忽聽園中隱隱哭喊之聲隨風傳來。那一面本是大片燈光，連夜不斷，哭喊之聲聽去愈遠，心疑狗子傷重，家人擔心，在彼哭喊。恐老賊夫婦派人拿他出氣，慌不迭縱到下面，掩住角門一看，門竟大開，容容易易逃了出去。

知道此時路上不會有人，回顧對頭莊中燈光隱隱，吃雨中水氣一映，直成了暗赤顏色。隱聞人語喧嘩，十分熱鬧。暗忖：這些驢日的真會享受，天已深夜，還不肯睡，不知關些什麼。人家一年苦到頭沒吃沒穿，辛辛苦苦種成的莊稼，要被你們拿去八九成，動不動還要打罵送官，私刑拷逼關入石牢受罪。

你們一點氣力不出，白拿人家那許多，天天享福，還不安分，這叫什麼世界！等我學成本領專和你們這些人作對，非叫你們把重利盤剝多收來的租谷全吐出來救人不可。

旺子邊想邊走，所穿衣服雖然單薄，又被仇敵和自己前後撕碎，一條條一片片披在身上，到處水泥雜沓，路滑難行，好些地方積水深達一兩尺，仗著年輕力健，逃命心切，地理又熟，一路跳高躡矮加急奔馳，不消多時便冒著狂風大雨趕到山口。

剛一走進，遙望前途風雨中露出一點燈光，一看地勢正是王老漢酒店。暗忖：此時必已四更左近，他家向來儉省，睡得又早，此時怎會有燈，分明才趕往相救，見我業已脫險，故意現身。

心正尋思，忽想起逃時匆忙，內有兩隻鋼鏢釘在壁上，離手太遠，不及拔取，此鏢頭上有他當年暗記，傳我時再三囑咐，此鏢緊藏身旁，不要被外人看出，萬一有人查問，可說爹爹二十年前山東好友所贈，死後無心尋出，用來打獵，不知原主姓名，也未見過。

可見此老隱居在此，怕人知道。昔年名望又大，如被對頭手下得去，查問根底，生出枝節，如何對得起人？心想：離天明還有些時，王老漢尚不知道，不如及早趕回，乘著風雨夜深將鏢取回，免得惹事。

略一停頓，又想前面幾步就到有燈之處，好似自己住的那一間，有燈定必有人，身上又冷，還是回去換好衣服，披上一件蓑衣，朝家人招呼幾句，並托向隔壁老師送上一信，再往取鏢，索性逃往山中，免得連累他家。匆匆趕到一看，燈光正是自己屋內，門也虛掩，裡面靜悄悄的。

剛衝進門，目光到處，瞥見桌上正放著那兩隻鋼鏢，下面還壓著一張紙條，上寫「孺子可嘉」四字，底下並未具名，只斜橫著一條像根短棍的黑道，房中一人皆無。

旺子雖受王老漢照應，事前卻曾商計，作為旺子看中當地，自立家屋，用木板樹幹在酒鋪旁邊蓋了一間小木板房，上鋪茅草。旺子人緣好，當地土人都說他孤苦可憐，年輕能幹，有志氣，誰都樂意幫忙，七手八腳，只兩三天便蓋成功。

王老漢只在暗中相助，對外絲毫不露，作為旺子以力自給，打獵採藥之餘抽空讀書，只在王家搭伙食，以便風雨冰雪無法入山時有個方便，省錢省事。王家在當地又是第一個好人緣，肯幫人忙，不以為奇，均料旺子沾他的光。因是有人經營，樵彩所得可獲善價，不致吃虧。

共總一個小人，只打到兩件好皮，彩得一些珍藥，便可過上三兩月。因此粗布衣服和鋪蓋用具逐漸增加起來。當地民風淳樸，最喜這類勤健有為而肯積蓄的人，何況又是一個未成年的孤兒。立家之後人家見他日子過得漸好，越發同聲稱贊，連以前逞強欺他的藥夫子在眾口同聲稱贊之下也都另眼相看，誰也不知這老少二人的隱情。

旺子心懷大志，又得王老漢全家暗助，不是讀書就是練武，真正打獵採藥雖比以前減少，仗著年紀漸長，學會武功，人又聰明耐勞，不畏艱險，每出必有所獲，從不空回。王老漢再張大其詞，不是旺子最恨人娶童養媳，和比丈夫年長討來專供勞役的等夫嫂，連想娶親都是一說即成，雙方只管親如家人，旺子日前並還背人拜了王老漢做義父，表面卻是各歸各，兩不相干。

初意房中有人等候，及見室中只有失去的兩隻鋼鏢和一紙條，知王老漢寫不出這好的字，心中奇怪。先疑瘦子所為，正拿著紙條出神，不知走好是不走好。張家哭喊喧嘩之聲，好似發生變故，是否與此有關也是難料。

王家就在緊鄰，探頭一看，都是黑洞洞的，分明人已睡熟，打算換好衣服，打了包裹，喊醒王老漢，商量再走。心想今日之事義父不會不知，照他為人和本領，決不至於袖手。猛瞥見鏢已插入皮帶，紙條還在桌上，恐落別人手中，剛剛拿起，看那上面黑道是何用意，忽想起師父腰間鐵笛子與此相似。

當時醒悟，心中狂喜，脫口喊了聲「師父」，剛關好的房門忽然無故自開，跟著人影一閃，對面一看，不由大怒，原來那人正是玉泉崖上所遇叫老三的中年人，左手還用麻線穿了一串人耳走將進來。

旺子雖然料定當夜之事與這兩個對頭有關，因已悟出先失鋼鏢下面所壓紙條所畫黑道乃師父鐵笛子所留暗記，心便有了把握。再見來人面帶詭笑，神情鬼祟，手上人耳約有六七隻，鮮血淋漓，還未被雨水沖淨，點點下滴，分明這一會的功夫被這兩個惡賊殺死多人。

就算所殺乃是張家父子，自己的對頭，這等殘忍兇惡的行為也是頭次看到。又料來人決無好意，忍不住氣憤憤問道：「深更半夜，我共總這一間小屋，向不空留外人，素不相識，尋我作什？」

旺子早看出對方本領比他高得多，真要有什惡意，非吃他虧不可。偏巧回來晚了一步，師父業已離去，途中未遇，不知走往何方。

先想王老漢全家均是極好武功，一呼即至，故意高聲喝問，還有一點仗恃。話剛出口，瞥見來人一臉獐惡、狡詐神情，一雙賊眼正望著自己的放光，猛想起王老漢翁媳最是義氣，新來伙計表面老實，實則是他義父老友之子，為避仇家來此隱身，本領也非弱者。

就算日裡被擒走過時他們不曾看見，見我到夜不歸，也必尋人探詢。山口內外居民十九眼見，到處傳說，王家斷無不知之理。照他為人和平日口氣，不應置之度外，如何他裡外兩旁房舍這樣又黑又靜，不見一點燈光，若無其事，於理不合。這兩個對頭十分凶狡，日裡相遇又曾探詢過他翁媳的姓名來歷，語多可疑，莫要這兩人便他平日所說的那些對頭，心有顧忌，雖在暗中相助，自家卻不出面，也許師父就他請來都不一定。事情哪有這樣巧法，終日苦盼，渺無音信，剛被惡人擒去，快要打死，人便趕到。

再一想，由崖洞上面逃出時似有東西把腳托了一下，如是師父，崖壁又凹又滑，刀切也似，沒有附身之處，師父人矮，其勢不能凌空而立，決夠不到。既來救我，定必見面，不會連喊不應。義父身材高大，定他所為。本意救我，因恐對頭知道，又見人已出險，恐我洩漏機密，先自避去。

照此形勢，義父必有深意，連這盞燈都未必是他所點，否則我由外逃回不會不知，如何不來相見？本來對頭還不知他來歷，我一喊人，反而洩漏他的機密，怎麼對得起人？本來人如非真個厲害，憑義父那樣人，我這樣高聲說話，也必有人趕來，還是謹慎些好。

心中一驚，生出顧忌，越發有些膽怯，無奈話已出口，只得把心沉隱，口中說話，一面留意對方動作，手叉腰間，看好房中地勢，準備對方動武便先下手為強，與之一拼。

旺子正在暗中發慌，硬著頭皮發話，來人乃是北直隸有名的惡賊李文玉，因其眉心有一黑痣，外號三眼花狼，人最凶狡，進得門來聽旺子發話拒絕，直如未聞，先把那串人耳往桌上一甩，回手脫下身穿油綢子雨衣雨靠，還算客氣，未在旺子房中糟蹋。

自己拿向門口連抖兩抖，把上面所積一點雨水抖去，擰了一擰再行抖開，呼呼兩聲便復原狀，把雨帽歪帶頭上，雨衣靠往左腕上一搭，大模大洋走向桌前，把桌上茶壺拿起，用碗斟滿，一飲而乾，再回轉身，一屁股坐在桌旁炕上，取出懷中一枝頭尾都是上等翡翠鑲金的象牙小煙袋，裝上煙絲，就油燈上點燃，也不答理旺子，一口氣連吸了兩袋。

旺子見他反客為主，目中無人，那等狂傲自大模樣，越發有氣，又知對方不是好惹，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問了兩次全都不理，不敢伸手硬拉，估計先後兩次大聲說話，就義父未回，王家二嫂也必驚動，便新來伙計丁十二也應聽見，怎會全無動靜？

自己由張家逃出已有不少時候，想和王家翁媳商量，探詢師父人在何處，以便尋訪，又在房中耽擱，幸而離明尚早，風雨未住，如在平日，若被仇敵發現，早就追來。天明以前不問尋到師父下落與否，均須逃往山中。這廝偏這樣賴皮，不打發他先走決不放心，又不知他是何來意，不禁又氣又急。想起王老漢平日警告，不敢發作。

正在無計可施，打算用話激將，試探來意，李文玉把兩袋煙吃完，把金煙袋上煙灰磕去，從容放好，揣入懷中，望著旺子，噙著一張賊口，冷冷地笑道：「你這孩子討厭我麼？如不是我和你五大爺，你雖逃回也難安身。天光一亮，你那張家對頭必要尋來，這房子暫時雖是你的，你准住得成麼。」

「我們好心好意想要救你，怎的不知好歹？本來你這類野孩子我看不上，只為你五太爺愛才，見你小小年紀這樣膽大機警，真有骨頭，居然不要人幫忙，自家逃走出來，總算難得，彼時我正將張家父子連他手下那些王八蛋一齊制住，本不容他活命，五太爺心軟。」

「因張家狗種雖然得罪咱們弟兄，老的還好，以前並且幫過咱們的忙，被五太爺無心認出，這才由他出面做好。如今事還未完，正和張老頭商計，因知你已逃走，風雨太大，恐你年輕膽小，逃命心慌，半夜入山遇見危險，托我先來把你喊住，就便問你幾句。」

「五太爺說，你果然自己脫身，沒有靠人，雖然另外有人把鐵鎖斬斷，你已由上面洞中逃出，這個忙並未幫上，你肯不肯拜他做師父由你的便，非但不會勉強，就你將來知道好歹，回心轉意，想要拜師，他也未必容易答應，這都不提。」

「我李三大爺一向看不起人，何況你這樣一個又窮又髒的野孩子，全因你五大爺跟你不知哪世裡的緣法，會看得你太好。我也覺著小小年紀，居然會這樣有骨頭，才活了心。我問你話，這是格外賞臉，必須恭恭敬敬實話實說，再像方才那樣口出不遜，你三太爺一有氣，就吃不了兜著走了。」

旺子聽出二賊果在張家大鬧，那許多惡人爪牙均被制住，還割了好幾個人耳帶走，本領之高不言可知，照此口氣似未存有什麼惡意，素無仇怨，自己年小，本身或許無事，甚而連張家對頭也被嚇退，就是天明發現人已逃走，都不致趕來作對，才會這等說法。

不過所問的話決非尋常，必與師父和王家有關，一答不好便要使人受害，看神氣既不會傷害自己，怕他作什？心中尋思，一面靜想，一面靜聽，聽完之後，因氣憤對方無理，也把板凳往門旁一拉，對面坐下，一面把草鞋脫下，用手搓著腳指頭，故示傲慢。

冷笑答道：「你這人好無道理，素不相識，共只見過一面，還是我請的客，一不該，二不欠，大風大雨深更半夜無故闖入人家問三問四，彷彿你比主人還要隨便。開口不是三太爺，就是五大爺，便你真個年高有德，也要人家自己對你恭敬才有意思，這等自言自語，自尊自大，我認得你是誰。」

「不錯，那叫老五的老漢曾叫兩個小娃把我失去的雞送還，並想收我為徒，我不願意。後來他在外面崖上偷聽，我已說好，逃不出去是我該死，與他無干，寧死也不要他幫助。無故派你來此是什麼意思？如說張家那些惡人被你們制住，不會再來害我，那是你們自己的事，我又不曾托付，事前並還言明，真是這樣也不承情，何況張家有財有勢。」

「當時打不過你們，明日報官，到底如何還拿不定，豈能以此居功？你兩個既然自命英雄，比誰都高，想必不會倚仗凶威勢力，欺負一個比你們年紀小兩三倍的小娃。真要氣我不過，是好的不必等我多久，只等個三年五載，我年紀稍長，學成本領，照你今夜所為，比那老五還要可惡。」

「你不尋我，我也尋你，到時我打你不過，被你殺死，決不皺眉。如在此時欺人，只怕臉皮厚，或殺或打也由你便。我旺子從小孤苦，能夠長大全仗自己手腳和心思，你刀架在我頭上也嚇不退。我嘴太刻薄，你越發狂我越氣你，這是何苦？」

「本來人在世上，原應彼此互助，不論窮富都是一樣。有錢人仰仗我們苦人的地方只有更多。誰都有個不便時候，休說問問人，問什事情均應直言無隱，盡自己的力氣去幫為難的人，那才叫是好漢。問幾句話有什相干？換了別人，這樣風雨深夜無處投奔，望見燈光尋來，人之常情。」

「我旺子雖窮，向不小氣。家中別的沒有，多少還剩兩塊麥餅冷饅，一點鹽菜，水更現成。這炕不大，睡上三四個人足能擠下。休說問話，便請你吃，請你住，也必好好待承。像這類半夜裡望門來投的人，十九都是沒有什麼錢的出門人，光景就比我好也都有。真有錢的老客早住店去了，怎會投我。」

「算起來都是我的同等弟兄，叔伯大爺，我一個人獨居無聊，來了外客只更高興，請選請不到呢。像你們兩個，老五雖是老奸巨猾，說話還極和氣，居然看得起我，更是難得。像你第一次見面，我先恭恭敬敬當你好人叔伯看待，你先欺我人窮年幼，罵了我的師父，還要罵我，樣樣蠻不講理。」

「實不相瞞，日裡玉泉崖上直到現在兩次相見，如非人小力弱打你不過，早就和你一拼高下了。就你日裡可惡，方才進門時稍微客氣一點，來者是客，我也不會有氣。照你這等行為口氣，實看不慣，我已恨極。無奈我是小娃，你是大人，硬要賴在我的炕上不去，還鬧了我一地的雨水煙灰，真太氣人。」

「我這叫恨在心裡，無可如何。我這人雖不會說假話，但最恨你這樣凶狂的人。隨便問我什話，我決不高興回答。再說，我又沒有應該回答的道理。我做的事不問亂子多大，也有我自己抵擋，不必你們費心。算我怕你是個瘟神，你那一串人耳朵嚇不倒我，看去只有討厭，最好請走。」

「你如走往門外不再擾我，有什話問也許憑我心願回答一兩句。再如擾鬧不去，我拿你無法，看了你又心煩，情願讓你。總算你是英雄好漢，會以大欺小，把人家房子霸佔了去，逼得主人這大兩天連自己家都不能住，你真要不怕人笑話我馬上就走。要想倚老賣老，行兇逼人，休看我一個孤苦無依的幼童，一句也不會聽你的。」

旺子人甚聰明，早留心對方神色，見他始而濃眉倒豎，似要發火，眉心一粒黑痣也在顫動，以為要糟。因聽隔壁沒有絲毫動靜，越料王家顧忌來人，不敢出面，對頭所問的話也必與他有關。

本就情急氣負，見狀不由激發剛直天性，怒火往上一撞，話更難聽，滿擬對方必要惱羞成怒，事已至此，怕也無用，又從心裡起發生厭恨，怎麼也忍不住，邊說邊在暗中準備，假裝抓癢，手插腰袋夾縫之中，以防萬一動手，乘著坐近門口，又有桌凳阻隔，稍見不妙，下面抬腿把桌子踢飛，朝炕上敵人打去，同時上面右手三枝連珠鋼鏢，左手抄起板凳橫掃過去，再乘忙亂中出其不意身子一側一挺便可奪門衝出，好逃向外面。

敵人在張家殺傷多人，如能將其打死，正好以毒攻毒，非但本身可以無事，還可為民間除去一個大害。如其打他不到，這等下手多少也必負傷，等他追出必有一點耽擱。這大風雨，對方路徑又生，黑暗之中多大本事也使不開。主意打定，話更刻薄。

正說得起勁，忽見敵人濃眉放平，二目凶光盡斂，回復原狀，二次掏出鑲金翡翠象牙煙袋，重又從容就燈點吸，面上笑容也與方才不同，目注自己，將頭微點，身子靠在被褥上面，腳登炕沿，搭上一條二郎腿，神態比前更加安靜，一任嘲罵，若無其事，看不出像激怒。

前凶後和，用意難測，正覺奇怪，李文玉又連吸了兩袋煙絲，口弔翡翠煙嘴，似想什事神氣。先是一言不發，直到聽完，略停了停，方始笑道：「我真作興你一個小孩會有這大膽子，如說無知也還罷了，你偏什麼都知道。從見面起一個大人未遇，也無一個指點，竟會看出我們本領。」

「表面說話氣人，句句先把我僵住，使我乾生氣，不能與你一般見識。我和五太爺曾向多人打聽，均說你從小孤苦，獨居在

此，從未有什師父，也未見人教過武藝，只有一個教書的窮酸，你跟他學認點字，鐵笛子三字更無一人曉得。這廝一向形蹤隱秘，不知怎會被你看出來，想拜他為師。

「據你說只見一面，所說也似不假，竟會斷定他要收你做徒弟，不談出一點意思不會這樣拿穩，此已奇怪。最難得是你想拜他為師，以及平日背人學武，山口內外這許多人都誇你好聰明，能幹耐勞，有志氣，你的心事竟無一人知道。

「我三太爺三眼花狼李文玉向來殺人不眨眼，竟會被你僵住，挖苦了我一大頓，無法出氣。這樣刁鑽古怪、有心眼、還有主意、不大點年紀的孩子從未見過，無怪五太爺見了直說可惜來遲，事前不曾發現，被對頭得去，此時連我三太爺也對了心思，何況別人。

「休看罵我，因你狡猾口巧，反覺對我脾氣，我已決計不再傷你。照你這樣人，我料鐵笛子必肯收你為徒，可惜他至多活到重陽節前，也許就這幾天便要送命，辜負你一番苦心罷了。我情願向你認錯，以前不該當你窮苦野小孩看待。

「你師父雖是咱們對頭，我和你總算沒有過節，借你這地方歇歇腿，喝碗茶，抽兩袋煙。好在你那張家對頭因五太爺一說，更不敢尋你晦氣，無須逃避。咱們聊上幾句，談上一會，總可以吧。」

說時，旺子聽那人忽改和王老漢差不多的北方口音，與日裡所聞雜音不同，便留了心。先料十九翻臉，及見說完無事，反倒轉了口風。因對方神態舉動始終狂傲，頭枕在自己所堆被褥上面，腳登炕沿，二郎腿蹺起，辭色雖轉平和，還是那麼自高自大，旁若無人。

心想，這廝頭倚被褥，背朝窗榻，此時無論何人，只由窗外一伸手便可要他性命，他卻大模大樣，口發狂言，說師父不久死他手內，照這樣粗心驕狂決無此理。猛瞥見破窗格上有一人手微搖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義父王老漢，似在窗外窺聽了好些時候，正朝自己搖手示意，立時警覺。暗忖，對頭如無本領，怎會發此狂言？

義父平日說得師父簡直飛仙劍俠一流，這兩賊卻如此看輕，他翁媳那高本領，竟不肯出來相見，必有原因。我如何這樣大意？因恐對方警覺，不敢多看，借著拔鞋把頭微點。

抬頭再看，窗外人已不見，知道老漢意思，不令得罪來人，也不令逃入山內，心越放定，立轉口風，笑道：「你這樣說法，便算來客，我怎會說不好聽的話？只我知道，你問好了。」